

老职工王敬退休刚满一个月，就被街道居委会“任命”为本街道的“黑板报总编辑”。这自然要比“科长”

黑板报“王总编” (散文)

胡克正

“局长”“负责人”之类的称呼冲气得多。想想看，街道里的一块黑板报，顾名思义，也就是一条街道居委会的“机关报”。在我们这条街上，从退休回来的几十位老人中，能负此重任的有几个？虽说我们这条街上的黑板报只有四个版面，但读者可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不下百十号人，而且都挺热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此时的“王总编”不知有没有感觉到他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他哈哈一笑，就愉快地接受了居委会胡主任的任务，因为他有一手漂亮的板书。看来，他对自己能否负此重任是胸有成竹的。但大家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毕竟是老

了，而且长期患高血压、风湿关节炎……没想到他还真行。退休职工刘西武画画是有名的，马上便成为他的美术编辑。至于征集稿件嘛，他朝你面前一站，“喂，能不能写一篇稿呢？”虽说是商量，但他那神态就使你无法推拖。因此，这位“王总编”还不曾遇到过闹稿荒之类的令人难堪的事情。



周末又到了，他又忙碌起来。时间很紧张，我们街道里的黑板报是周刊。事情也很多。一到更换时，又要找粉笔，又得擦黑板，还得开个“编前会”，研究内容，确定稿件，安排版面，然后，又得亲自动手抄稿。

忙乎半天，板报出好了。他顾不上自己黑脸白头的，端着酸痛的手臂，眯着困乏的眼，目光在板面上细细地审视起来，校对工作更马虎不得。

“你为什么这么认真负责呢？”作为黑板报的“记者”，我趁他空闲时采访了他。

“担任街道黑板报的‘总编辑’，

是苦点累点，但心态已经平衡多了。另外，我想通过黑板报这小小的阵地给大家带点欢乐呗。”

我心里由衷地感动了。于是，我决定写这篇稿子。

然而，稿子写完我却发愁了。以往，我的稿子在他那里采用率是很高的，但是，这篇稿子……看来，他是不会通过的。

于是，我只好另找出路了。

(插图 易寿)

陵园情 (散文)

卢鸿才

我在烈士陵园遇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那是一个下雪的傍晚，我核对完最后一家户口，正欲回所时，忽然蹦出一个踏雪巡陵园的念头。于是我便走进陵园。经过一带花圃，几丛树林，绕道正厅，向

后面丛堆堆的坟墓走去。大约走过第九排坟墓，忽然听到女人微微抽泣声，依稀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我寻声绕道向那边走去。

我悄然走近她的身旁，她竟没有察觉，一阵风掠过，插在雪中心的几柱香倒地，纷纷熄灭。她大衣兜里掏出火柴，点燃了，扶起香正欲再点时，火柴却被

风吹灭了。我掏出打火机，燃着了，递过去，她回过身来，沉沉地问道：“你是谁？”

“警察！”我一边说，一边甩着沾满雪花的大盖帽。

她舒然出了一口气，指着坟墓问：“是他的同事么？”我说不是。她说在这个时候碰见警察总是怪事，或许是他冥冥中的差委，或许是种说不清的缘分。总之，她和她的女友的心都会因此而感到高兴的。我在雪的映衬下看清了对方的脸，那是一张十分美丽的充满朝气的脸，一张一经看见就永不忘却的脸。

“墓内睡着的是你什么人？”我问。

“什么人也不是。”她答。

“……为什么……”

她整了整洒满雪花的大衣，凄然说：“他是一个交通民警，三年前的今天，为救我的女同学死了。挺年轻潇洒的一个人。”

“你的同学为什么不来？”

“她——远在边疆——这且不提，我们是同窗好友，她对我说，想不到救她的竟是这般的年轻的民警，她为他惋惜，认为他不该救她，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叶广琴

因为她在一次工伤事故中面部被烧伤了。她甚至白天不愿出门。那天她回到这座城市找我，本来白天可以见面，可她硬是推到晚上，不想就出事了。她还说，幸亏那位交警没看到她的脸，要不那才叫遗憾呢。”

我说警察救人是责任，是职务的要求，任何一个警察都不会因为对方的美丑而影响了自己的行为。她的女同学实在是多心了。

“你不了解女孩子的心，”对方说，“她听人说在接受祭奠的时候，死者的眼睛是睁开的，你想，如果年轻的警察看见的是她这么一张丑陋的脸，一定会失望的，她央求我来，说我怎么也比她强……”

雪花仍在飘着，愈飘愈紧。已是梨花纷扬的清明时节，随着扫墓的结队“红领巾”，我又来到烈士陵园，不知不觉地，又来到那座警察的坟墓前。墓前早已摆满了时新的花儿，忆起去岁的情景，不禁思忖：这次来祭奠的，是那位颇讲义气，一诺千金的美丽姑娘呢？还是她的自称丑陋的同窗好友呢？

谒乾陵

徐志诚

青冢独高压五陵，
乳丘双拜敬宾迎。

坤皇有智操权胜，
李治无才继国兴。
翻案今当须众议，
论功未必故人评。
空碑千载经风雨，
渭水滔滔鸣不平。



山林 张利祥

到人间，为了不再给贫困的五口之家增添负担，也避免亲生、继子闹言，她一咬牙把婴儿塞进了马桶……是邻居大嫂使小生命死里逃生，孩子以细弱的哭声唤来了婆婆深藏的爱。于是，她有了唯一的亲生儿子。当儿子成人，她又毫不犹豫地送他奔赴大西北保卫祖国。许是命中注定，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小家庭……

象生前为婆婆拍掉大襟衫上的尘屑一般，我轻轻拔去坟头的杂草。一种凄凉感如暮霭渐浓，真的，我又能为这位只知付出的母亲做点什么呢？

在守护婆婆的日子里，她常拉着我的手说，“嫁到这个家，让你受苦了，我没能帮你忙，反连累了你……”她还拿出平日积蓄，让我给孩子买身衣服……

坟前，我依照乡俗，摆下亲手炒的小菜，象女儿拥抱着母亲那样，环抱着小坟包。

婆婆，我看您来了，您能看到我吗？今天我为儿媳，明日我也将成为婆婆。在垂暮之际，想到今日，我会多一份慰藉！

姜还是老的辣”有所感悟。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听这位财务科长的命令，因为我既不是他管辖的兵，更不是送盆人，此事与我毫不相干。至今我也不知这位送盆人是谁，也不想去搞清楚，只是事后才想起此事我做得够可以的，聪明人太聪明了，这下才对一生有所感悟。

祭奠 (散文)

刘秀琴

初春时节，我来到太湖畔的婆家。大约因旅途劳累，进门就病倒了。嫂嫂边为我煎药，边为我揉着痛处，嘴里还念叨着，“走吧，妈，不要来了，走吧……”病中的我当时未及细问，待二日病情稍轻，嫂嫂才说：“那是婆婆知道你回来，看你来了。”我的心猛地一沉。

当日下午，我就赶去为婆婆上坟。我和婆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婚后几次探亲都是来去匆匆。四年前接到她病危电报，我星夜赶回，病榻前守护她四十多天，当她略感病



写生 (幽默画)

王书贤

情好转，就一再催促我回单位工作，并答应病愈后一定来西北看看我们的小家。临别，她老泪纵横，也许那时她就感到这将是诀别了吧。不足一月，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也许因未亲眼所见老人逝去，所以我不相信婆婆会真离开我们。然而，婆婆的坟真出现在我眼前了，坟包很小，隐约在油菜花的金黄之中，如同那顶她生前常戴的尖顶斗笠。微风摇曳金黄，坟包似斗笠轻轻浮动。忽然，我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如若这斗笠猛地掀起，那副慈祥的江南老妇面容一定会出现在我面前吧。想到这儿，心头骤地一热，我哽咽地喊出：“婆婆！”

婆婆是在公公前妻丢下三个幼儿病逝后来到这个家的。为带好孩子，她发誓再生育。不料几年后怀了孕，虽经几次打胎，小生命仍固执来

感悟 (散文)

黄董

一场足球比赛只剩下一分钟了，一位观众匆匆赶到。他问邻座的：“比分多少？”“零比零。”“太好了！”一点也没耽误。

北京城，就要乘特快奔北京。不知哪位热心肠的同志把工厂准备给每个职工翻砂一个的洗衣盆早早送到了这位“飞鸽牌”书记手中。（大概是为了便于早整理行装。）那位送盆的同志有热情，周到的服务精神，却无勇气向这位书记说付款之事。大概书记回城心切忙于整理行装，忘记了这件小事，或许认为在工厂工作多年理所当然向书记要款。我毫不推辞，马上按照长官的吩咐直奔书记住处去要款。到了书记那儿，不会拐弯抹角，直来直去地讲要盆子款。书记问：“多少？”“二十四元。”书记说：“这么贵，我没有吱声。尽管书记心里不愉快，还是把钱交给了我。”

不知财务科长为什么不找这位送盆人去要款？莫非送盆人比财务科长官大……或许他就是送盆人……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听这位财务科长的命令，因为我既不是他管辖的兵，更不是送盆人，此事与我毫不相干。至今我也不知这位送盆人是谁，也不想去搞清楚，只是事后才想起此事我做得够可以的，聪明人太聪明了，这下才对一生有所感悟。



早春乐 (木刻)

王冠群